

琼岛六嘉木·景观

琼岛树茂千家绿

如果说,哪种树能成为海南人民的精神象征。高大挺拔、树形优美的椰树必定当仁不让。

一则最朴素的定律适用于琼岛各地——椰林在哪儿,人烟便在哪儿集聚。行车城市,高大的椰树是道路两旁忠诚的卫士。置身乡野,如绿伞般高高撑出的椰树,包裹起喧嚣,还村落以恬静。

椰风海韵,婆娑椰影总与涛声相伴相携。文昌市龙楼镇淇水湾,金黄色的沙滩上散布嶙峋礁石。不知从何时起,椰树的根便扎在这些礁石中,它们粗糙有力的躯干破石而出,向海的方向延伸,高大得令人敬畏。叶子在海风中来回晃动,勃发的树与湛蓝的海相映成趣。

椰树、槟榔树同为棕榈科植物。外地人初来海南,很容易将两者混淆。初看槟榔,颇似小号椰树。槟榔的树形更纤细,也更秀气,果实的形状与橄榄果相似。海南的一些村落,民房周边种满了椰子树或槟榔树,它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村树”。

除了椰树和槟榔树,橡胶树也是让海南人感到亲切的热带树种。橡胶树遍布全省,仅国有胶林种植面积便接近350万亩,是我省极其重要的经济树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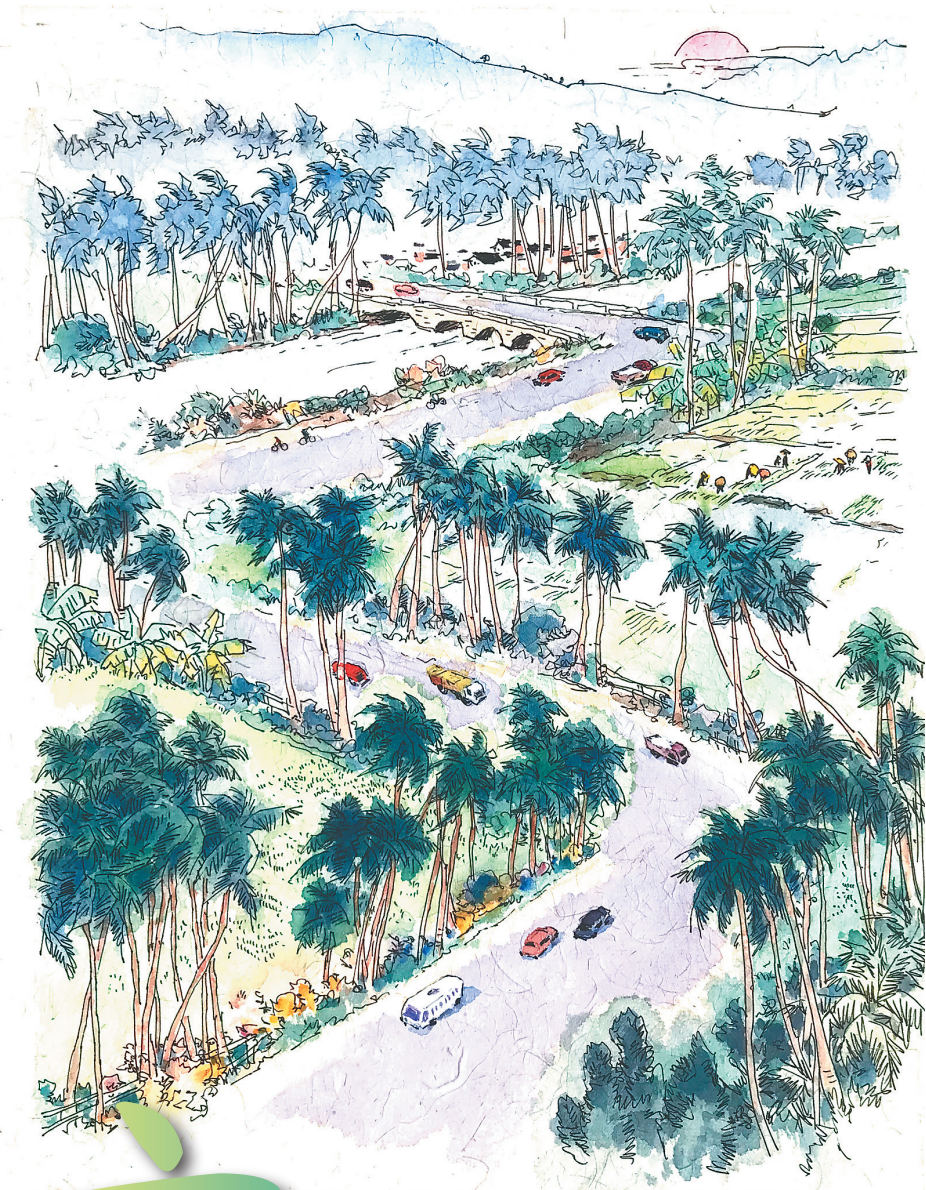
车行乡村,常穿过一片片排列有序、枝叶繁茂的林子,这便是橡胶林。人们用秀美来形容橡胶树。它躯干高大,却不甚粗壮,树冠茂盛,确无太多杂枝,仿佛只顾着朝天空的方向长高长大。走进橡胶林,会有阳光透过头顶的枝叶洒下来,洒在由厚厚落叶铺就的地毯上。人们闭上眼睛,便可以听到风穿林而过发出的声响,闻到草木散发的清香。

走在海南的乡野间,“个头”不高的油茶树有时也会映入眼帘。囿于习性,油茶树好像不喜见人,高山深处、背风山岭,是它偏爱的居所。

油茶树树形低矮,叶片小而厚实,枝条纤细,平日里十分低调。倒是在秋天,白花开满枝头,才忽而让人惊艳一次。

相较于随处可见的椰树、橡胶树、槟榔树,花梨树、沉香树、油茶树身影难觅。不过,它们扎根于山野,若有明月相照,其形象也颇显清雅隐逸。

天地之间万物竞生,树是其中最普通也是最有魅力的代表之一。“六棵树”蓬勃生长,本身就是一幅错落有致的海南生态图景。



琼岛椰景图。王家儒绘

六棵树添姿海之南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

夏天来了。在城市的街道上,阳光透过椰树油绿而舒展的叶片,投下点点光斑,斑驳了行人前行的脚步。

再到乡野山间转一圈,你会发现树木纷纷展现着最美的姿态:槟榔翠绿高挺,穗子般的花从树干高处探出头;橡胶树齐整有秩,随胶刀划过流出浓稠的胶乳;不论是花梨、沉香,还是油茶,都踩着春夏交替的节拍,褪去青涩,尽显葱茏……

“六棵树”迎风招展,各有风情,一树挨着一树,海南岛的风姿便一点点鲜活起来。

相伴相依情满枝

“六棵树”装点景致,更寄托乡愁。人与树,相伴相依,在互动中有了默契。

“创客”云永悦毅然辞去在深圳的工作,回乡创业,在文昌东郊镇开办民宿。

“闹时爬椰树,馋了拣椰子。”对云永悦等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来说,随处可见的椰树是宝树,满载童年的纯真快乐和离乡后的淡淡乡愁——年少时和小伙伴一起爬树摘果,饮尽甜美椰汁,再“解锁”椰肉的花样吃法;房前屋后和农田边界,种上几棵“地界椰”,便围出了一户和乐人家;静静等待,直到一颗椰子长出椰宝,再凿开品尝……

很难说人们对于椰树的喜爱,是源于用途,还是品格,或两者皆有。

海南人与橡胶树的情愫,亲近之余还带着一丝壮烈。它是人们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见证。从来没有哪种树如它一般,背负着一段沉甸甸的奋斗史,成为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缩影。

“受长辈影响,农场的孩子没有不会拣胶种的。”儋州市兰洋镇,自小在原蓝洋农场长大的简纯平回忆说,在物资匮乏的童

年,橡胶林是天然游乐园,拣胶种是最有趣的游戏。

往往是听见“啪”的一声,胶种成熟落地,孩子们的竞技便开始了。他们跑过去,捡起胖乎乎的胶种,然后竞相评比,决出高下。“对大人而言,球状的胶种最好种植,我们却最喜欢橄榄形的,因为它掷得远、飞得快。”简纯平说,圆圆的胶种一般“充公”交给长辈,剩下的胶种孩子们用来投掷或打水花。

林中树,自成风景。院中树,平添几分亲近。

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村口的老花梨树像是村庄的忠诚卫士。花梨树后,是村民莫泽海家的百年老宅。青砖、木窗、石板路,宅子精致而古朴。前些年,他将老宅修缮一新,并在前后院里种植了一些花草,开起了民宿——“花梨人家”。

酷暑时节,莫泽海在老花梨树下支起茶桌,供村民、游客歇脚。人们坐在树荫里,暑热消散了大半,谈天说地,怡然自得。

“六棵树”郁郁葱葱,海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为一枝一叶注入了新的生命。

四时常绿景常新

如今,人们在与“六棵树”和谐共处之余,总思索着,如何将这份默契延续。

在定安县母瑞山地区,人们在山林深处栽种油茶树。每年金秋十月,村民们三五成群,或挑着箩筐或背着竹篓上山摘山茶果,欢声笑语让平时寂静的山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当地村民依据食药同源的生活经验,用油茶应对一些常见的疾病或伤痛:喉咙干痒疼痛,以油茶入饮食,便可缓解;跌打损伤,连擦几日茶油即可疏解。

就连榨油剩下的渣,在村民手中也有妙用。少女将它捣碎用于护发,头发黑亮柔顺;渔民将它混进鱼饵,油香引得鱼儿连连上钩。

在保护中开发,也是延续人与树缘分的锦囊妙计。

在屯昌县坡心镇,创业者李伟请来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尝试在沉香林下套种斑兰,以提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儋州市那大镇北部湾大道的尽头,西联胶园静静伫立已百余年。“树是自然风景,也是文化资源。”今年,海南农垦旗下的海南橡胶、西联农场公司、旅游集团等企业,着手对西联百年胶园的价值进行再发现、再探索。

时光匆匆,在山水间、阡陌里、庭院中,“六棵树”抽枝发芽、开花结果,以舒展的姿态绘就了四时不败的琼岛风景。 



白色的油茶花。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去年1月万洋高速旁的胶林红叶景观。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